

經部

春秋集註卷四

宋 高閌 撰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蓋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亦不見主名若其嗣君實預其故而無以爲

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為誰乎聖人欲使弒逆者無幸免于後世故著其簒立之罪而特書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弒自居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者外為主甚矣鄭伯之無道也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亟于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弒君之賊人皆得而討之况鄭伯與隱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

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夫璧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魯亦何用璧爲哉特以桓既弒立懼諸侯之討已鄭伯得其情姑以璧藉口而實欲得許田耳聖人若書魯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魯之罪自見矣此春秋微顯闡幽之道

也先儒以許田爲魯地鄭伯以祊易之若果爾則祊初入魯而許田即當入鄭又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之然後與耶况魯地見于經者皆舉地名如鄆讙龜陰及闡之類是也今云許田則繫以國名與邾田同矣安得爲魯地耶據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以此攷之其爲許國之田無疑矣

按去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據左傳則遂滅許據經則許自此不見至十五年始書許叔入于許蓋當時三國同入許而魯實取其田鄭雖利其與己接境而欲得之勢不可也今度許已歸服必不復興又乘桓公弑立恐懼不自安之時自可必得之而無以爲辭故特爲垂之會欲以璧假之假之爲言婉其辭以示不強取而于魯亦無嫌也先儒但見鄭先歸魯祊今來假許田遂以爲相易殊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

歸祊以市魯魯今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夫鄭伯既乘隙以邀利而魯又嘗入鄭之祊今又得鄭之璧而許田本非魯有遂因以賂之可以滅口而掩惡又何憚而不爲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自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以成公意也公以會垂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爲此盟而位乃定焉夫弑逆之人凡民罔不

慾而鄭納賂與盟以定之其罪大矣故書日以詳著
其惡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今桓行逆德致隱沴乃
其宜也春秋書大水者九義見十三年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督將弒殤公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君者于是先攻孔父殤公趨而救之皆死焉人臣死君難故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以明不失其官也夫死者人之所甚難而忠臣義士慷慨發難雖不救而以身死之世人見其事之不成從而咎之者衆矣聖人特著其節又稱其官以勉進忠義之士使爲于不可爲之時救于無可奈何之際故春秋見弑之君三十有六而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

荀息是也按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其孫罣夷因以爲氏昔人名嘉而字孔者多矣鄭公子嘉字子孔所謂司徒孔者也楚成嘉字子孔所謂令尹子孔者也或謂名其君于前不當字其臣于後則父亦名也是不然與夷之名此正之不可變者也何害于孔父之字且鄭伯寤生卒而繼書祭仲仲亦名乎殤公立十年督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也宋鄭交惡由宋穆公啟之故華督得以爲辭也

滕子來朝

此滕侯也而稱子者示外之也禮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故吳楚僭王而春秋亦書曰子而已先儒謂五等之爵自有定制其所升黜皆由霸主若春秋擅自升黜是自爲亂也是不然當此之時霸主未起孰黜之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謂此也春秋之誅亂臣賊子尤嚴于亂臣賊子之黨使人知亂臣賊子

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于世而篡弒之禍息矣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七年往弔其喪十一年來朝于我今隱爲桓所弒而滕不能討其同好之賊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外裔之道也故春秋因以外裔待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之法會不繫事以爲事之善惡無足勸懲則沒去其事而但著其出會之罪也會而繫事者二澶淵

之會宋災故自見本義此書公會諸侯以成宋亂尤為天下之大惡也桓弑君而立方懼諸侯之討已乃因宋督弑君特會諸侯以成其亂春秋深嫉之故以宋亂之成歸罪于公公若會諸侯以討宋宋亂不成矣惟公以亂助亂是以成也是四國始以宋之故更相侵伐今因宋督弑君又各釋其怨立公子馮納督之賂而封殖之聖人深罪四國之君無人君之道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反成就其志俾賊而立于君之側

政而歸于賊之手故特書其爵而繫之以成宋亂明

此四君者皆好亂之君也故亂人以爲貲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宋督賂四國以免誅而以郜鼎歸公不曰宋使來歸

而曰取于宋以見公乃自以爲功而取之專罪公也

戊申納于大廟

鄭國之亂力不能救則已耳今公反會三國納賂以

成之聖人實書之所以示其惡于後世也公不知納

賂之爲惡又欲誇于神明置其器于周公之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悖逆之行也然則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使後世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如此也故曰以謹之且謂之郜大鼎則宋安得而有之此見宋公本以不義得之也宋本以不義得之魯又以不義取之周公饗義必不受也故書曰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白華之詩美孝子之潔白美其不肯以不義汚其

親也況諸侯乎宋以郜鼎賂魯魯以許田賂鄭其罪

惟均故聖人所書之意亦同

秋七月紀侯來朝 案經文公穀作紀侯左氏作杞侯此從公穀

左氏因下有入杞之文附會作杞非也杞爵非侯凡稱杞侯者皆紀侯自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弑逆之人紀侯朝之何爲不與滕子同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來求魯爲援耳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隱四年蔡與宋陳衛魯伐鄭十年又與宋衛伐鄭其積怨未解今鄭與齊宋魯陳皆釋去前憾故蔡與鄭于是始平于鄧也然至五年而蔡人復從王伐鄭則此會亦不足恃也鄧嬴姓侯國也地以國則鄧亦與焉左氏以爲懼楚非也時楚雖已僭號尚未敢入侵中國何爲而先自懼乎

九月入杞

以滕紀皆來朝而杞獨不至故也此年入杞八年伐

邾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倖也

乃反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是春秋之深

意也

公及戎盟于唐

隱滕與戎盟于唐矣未幾而伐凡伯則戎之不可信

必矣今必以桓有敗盟之事是以再為此盟也

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至必告廟此常事也春秋所書或過時且危之也桓公自弒立之後嘗與齊鄭陳會矣皆同爲不義者也至是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蓋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春秋之法凡首時書月則書王此正月不書王者桓公弒君而立聖人雖不敢斥言然豈可盡沒其迹故微文以見之使後世可追攷焉蓋弒君之賊不可使

一日偷生奈何緩之至十八年之久縱而不討乎聖人以桓弑逆自立乃敢晏然南面爲君以朝其臣民故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又書王者以王室微弱力不能行天討而桓公之罪已顯著不可掩若于二年而能誅之雖爲小緩亦足以爲王誅也令至于三年之喪畢而竟自爲君而天王竟不加誅非天下無王何以至此自是遂不書王以見當時之王竟不能討而桓公之惡竟遂其欲也

公會齊侯于嬴

齊侯知公之弑逆欲以文姜妻之公亦欲援齊以自安故爲此會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自相命也其命維何相推爲牧伯也昔齊衛之先蓋嘗爲牧伯矣故齊管仲言天子賜我先君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而詩言黎之臣子作旄丘之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知齊衛本皆牧

伯之職也爲牧伯者皆稟天子之命以令諸侯書曰
王言惟作命未有諸侯而得言命也是以文王之爲
西伯也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以討夷狄之難詩人歌
而美之令也齊僖衞宣欲修其職不請于王而自相
命焉在易泰之上九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亂則
尊卑上下不復辨方伯連帥之職無所統而強者爲
伯而已是無王也此東周大亂之形也春秋書之旨
在于此而傳者失其意使聖經微旨久而不明可爲

重太息也諸儒以伯爲霸字蓋本于方伯之伯衞本侯爵而旄丘謂之衞伯則方伯連帥之稱伯固其所也及方伯連帥之職廢而諸侯强大者遂行其職故霸通于伯而齊衞所以自相推也然則二侯胥命何爲不盟地醜德齊兩不相服也盟必有主者主者爲尊胥命則莫適爲尊自是齊日强而衞日弱故不復相命而屢盟盟則齊專爲霸矣春秋之變始于齊衞胥命而終于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于

此也故荀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公自篡立之後無歲不與諸侯盟會蓋結外援以自固也紀侯懼齊亦欲親魯雖郕亦然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見爲異之大者天下無王之象也經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與宣八年秋七月是也天變之甚獨于二公見孰謂無天道乎日食義

見隱二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于此稱公子者先公之子至親且尊而桓公以嘗立已之故命爲正卿故也夫人母儀一國上以奉宗廟社稷内以率正妾與君敵體而公既不能親迎乃使公子遠迎之曾無嫌疑之心焉齊女又不待禮乃行皆不正其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諸侯之娶女入國則稱夫人讙我地也而姜氏不稱夫人者以齊侯身送之有父之親未可繫夫而稱夫人也自齊侯言則宜曰季姜而曰姜氏者不正文姜故不與其盡父之稱也且父母送女不下堂況守土之君乎今齊侯出境而送姜氏于讙者公子翬以之歸也豈遠父母兄弟之道哉

公會齊侯于讙

讙之會實受姜氏于齊侯以歸而經但以會讙爲文

者以爲萬世之嗣已則輕之而公子逆之齊侯之強已則畏之而親往會之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也若齊侯不送則公亦不至于讙故書公會齊侯于讙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致者公受之于讙故也至者見于廟也書至自齊是不與其會于讙也春秋之時婚姻失道鮮有賢女輔佐君子故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

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故自隱而下內女夫人出處之迹聖人謹而書之曰逆女曰納幣曰歸曰來曰薨曰卒曰葬所以謹其終始而著其罪也然事有繫者不可槩舉則略其常事而著其非常者故逆女不親則書之居喪納幣則書之歸來無故則書之會享求婦則書之凡非常之事悉書焉以懲以戒爲萬世法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齊嘗使弟年來聘令桓弑隱而奪之位齊既與之爲婚又復使年來聘春秋書此以見齊侯與魯雖簒弑易君恬不爲意其相聘也初無繼好息民之意各計利害如市道之交雖耳令來聘者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聘又非禮也

有年

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水旱凶變乃其宜也令乃降豐年以安之使得憑厚而不忌

斯亦異矣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始婚于齊而天以有年奉之凡侈心生于中則逸德見于外自然之符也郎魯疆埸也遠狩于疆埸危之也何以危之公有弑君之惡諸侯皆得而討之魯不是念而遠狩于郎于是知其安于弑君恬不懐懼也夫先王以征伐不可偃于天下故隱之于農以武

事不可奪農時也每因農隙以教之蓋古者兵農未判一民而已遂寓其令于四時田獵之間而時田之禮亦斯民之樂從也故因追捕而教以金鼓旌旗之用因殺獲而教以獻執俘馘之功人知禽獲之利而已不知擊刺之道由于斯也人知馳騁之樂而已不知軍旅之政寓于斯也然則講練軍實纘習武功以備不虞以威夷狄實在乎此又豈直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先王懼蹂躪之為害故于國郊為苑囿養

禽獸以備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後諸國亦皆有之若鄭之原圃秦之具囿魯之大野是也故西狩于大野無譏馬特爲獲麟書耳其他狩于郎于禚蒐于紅于比蒲于昌閒皆以非地而書也凡非其地者皆託蒐狩爲名實欲爲防戰之備耳況春秋之時習于田獵謂之賢嫻于馳逐謂之好未嘗因田以教民也設有能教民以戰陳之事又非其地其非地之中又有非時非禮者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之以垂世誡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按天子之宰以佐王治邦國爲職今桓公内弑其君以自立外又成人之亂天王弗能討反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則天理滅而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而其所爲乃若是也糾者宰渠伯之名也天子之宰不名此名之者見尊卑貴賤之義亡矣桓自是益無顧忌在洪範爲狂爲豫莫之首貞此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

成矣故不具秋冬

春秋集註卷四

春秋集註卷五

宋 高閌 撰

桓公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長歴正月甲申朔月内無甲戌而太歲乃在甲戌恐纂年者誤加之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書秋冬誤著此月或疑此日下書陳佗殺太

子事其簡編脫皆未可知也陳桓公立三十八年陳佗既殺世子遂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法諸侯來朝魯則直書朝以著其罪公往朝他國則書如而已婉其辭也其餘諸侯相朝皆略而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外相朝皆不書此書齊侯鄭伯如紀蓋嫉之也夫紀國最小而齊鄭彊大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豈肯反朝之乎蓋齊侯將襲紀先欲窺

其虛實而不敢自往鄭伯曲附齊侯與之偕行又恐為紀所疑遂行朝禮而還夫大不朝小彊不朝弱聖人不正其懷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故特書如紀以著其惡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弒君自立不敢朝于天子而天子遣使來聘者三此何故哉當是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桓王雖謀婚于諸侯諸侯莫之從也桓公以簒弒之故懼諸侯

之討已欲自結于桓王故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此桓王所以三遣使而來聘也春秋書之以見桓公懷姦思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庶諸侯之不已討而桓王亦知諸侯有圖紀之迹因欲結魯以援紀也其曰使仍叔之子者父在而使子之辭也夫仍叔為王朝大臣若其老則當懸車而退安可不任其事使其子代之斯見王綱不舉容其大夫之子參預國事又見天王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

選之地所謂官人以世也不稱氏者世權不重于尹武也周之盛時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皆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殊不知是乃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災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而壞也故明王推恩羣后必先教之與其有寵于今孰若無辱于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則未學而仕其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

以不美之資而假之勢位鮮不及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城祝丘

莊四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且以桓之暴逆而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城祝丘為大雩與螽書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以其與齊侯謀紀故也鄭伯不朝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大敗射中王肩聖人以桓王伐鄭之舉非天討也故不書天王伐鄭以貶之何則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此天下大惡也王不能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乃自將而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況陳佗殺太子自立而王又不即討而反用其兵乎詩刺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此其事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而書從王者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三國稱人皆微者乎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王自將之則三國雖使卿行亦不得以舉名尊尊而抑卑亦云宜矣況從王伐叛而致師敗傷王能勿貶乎雖然諸侯不可以敵王而鄭乃抗拒不服反敗王師不可以訓故不書敗三國之君不行而使陪臣從王此又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

大雩

先儒謂成王康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非也成王但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耳非使魯得用郊禘大雩天子之禮樂也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耳此禮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豈不知哉意者周之末王賜之歟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而惠公因止之其後在魯始為墨翟之學由此觀之使成王之

世而魯已用郊廟之禮則惠公何請之有惠公之請也魯自是用之矣殆由平王以下乎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此其意可見矣大雩歲之常祀當在建巳之月故無六月雩者雖不旱亦祭焉蓋常事也因其遇災非時而雩則書之所以見旱太甚且志其僭也春秋大雩二十凡不月者雩而不雨也

冬螽

既旱又蝗則為農災甚矣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書者為下文起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者天子之公也而曰寔來者天子寔使之來何以不書畏諸侯之知也何以畏諸侯之知王師新敗于鄭天討不行而反謀婚于魯是以畏諸侯之知聲言如曹而寔來魯也春秋如其寔而書之故曰寔來

何以知其謀婚于魯以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冬紀侯來朝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知之也攷經則春秋之旨炳然可見而傳汨之天王所為其悖如此是以春秋微其辭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天王為紀伐鄭鄭既敗王師將與齊侯滅紀紀來諮謀齊難因謀納后于王以自重焉聖人書之以見強國暴恣而弱小者奔走之不暇也雖然以紀之微而

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此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郕我地

秋八月壬午大閲

公欲救紀故修戎備夫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于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閲兵妨農害民失政之甚名曰大閲又著其僭也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之君也蔡人輒殺陳國之君可乎不曰陳侯

而曰陳佗者葢以賊誅也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蔡雖他國以私殺之然佗殺世子竊位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故書蔡人以見殺賊者天下之公也桓公亦一陳佗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此桓之子也其稱子者何明嫡嗣也喜有正也然春秋方疾桓之弑逆而欲討其罪而絶之又豈當著其嫡嗣而喜有正乎曰此春秋之深意也顧學者未之

思耳夫婚禮者將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子同之生月日謹之則以廟祀世系之重實在于此而詩刺莊公以為齊侯之子孫豈不悖哉夫隱桓以嫡庶不明而相簒奪今莊公之生人又疑之故春秋所書莫大乎此然則詩人之言妄乎曰不妄也襄公文姜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魯未嘗亂也故特書之使國統著明焉觀公羊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之語正與春秋之意合況莊公母

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不書其生則其事不見此之謂微而顯當深攷之

冬紀侯來朝

紀侯所以稱爵者志不在于朝桓也時懼齊故數來朝以求援耳然而不能内修其政以和輯其人民效死以守而區區求救于弑逆之人其不能保其國也宜矣是時紀侯方謀連婚于周以自重故欲求公以為之中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按左傳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鄭其有災乎盖古者將有田事則焚萊故禮記曰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令建丑之月而焚咸丘何哉咸丘乃魯地之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之問為齊東野人之語盖魯為紀謀齊難先清野以備之故二月而焚咸丘所謂自焚也魯自是失齊好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此二君何以名曰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兩國反相繼朝之奬亂助惡悖逆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名其二君而不書秋冬與四年同也然則十五年邾人葛人牟人來朝何以書秋冬乎曰四年與此年其義已明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閉蟄而烝當在建亥之月周以建子為正正月己卯烝則是去年冬祭而今歲行之得為禮乎夫烝者備物之祭桓公以備物之祭數享宗廟可謂厚于其親矣春秋書其烝祭之勤乃所以罪其弒逆之惡也若曰桓非不知有宗廟非不知有父兄苟知其有宗廟父兄曾不思弒隱之殘忍何哉其書之之辭至緩其責之之意至深真聖人之文非精心極意者孰能知之

天王使家父來聘

謀納后也盖天王亦欲結魯以援紀也何以知天王之欲結魯以援紀以下文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遂與紀為婚姻矣使諸侯知紀雖小國而天下之母出乎紀也又以紀自隱公已有婚姻之舊而天王自知王室之弱不能獨援特為之結魯以兼助紀也不然天王之使何為數數至魯耶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見其厚祀之意也稱其祀之厚乃所以責其弒逆之深詩猗嗟刺魯莊公而盛稱其有威儀技藝盖稱之乃所以刺之春秋之文盖類于詩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秋伐邾

桓自弒立恃其彊惡以凌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

奉辭以討桓公弑逆之罪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雨自上下者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先來魯以謀紀難聖人特書祭公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者以天下為家旣逆為后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覆載之間皆臣子也天王旣使祭公逆王后則王后所過之國皆當致其臣子之恭今乃曰紀季姜歸于京師此豈待王后之禮也哉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于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為之娣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所以嚴

其名也以此為防而後世猶有以卑人為后者

夏四月

秋七月

使當時天子諸侯皆無輕動妄舉常若此二時則聖人豈復作春秋耶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初以桓弑逆不朝既而以魯伐邾之故畏魯之強乃急使世子朝之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

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然則世子固有攝君之禮葢以朝于天子有時而不可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之急述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又何攝之有按明年正月曹伯卒則此年冬固已有疾弑逆之人固不必朝幸而有疾不能來則亦已矣乃使世子朝是危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

桓公弑立積年無明王以討之聖人不與大惡之人

久居其位故十年復書王以謹其罪而先儒以為正終生之卒也若此年為正終生則前五年正月陳侯卒何為不正之哉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侯先與公期既而復與齊鄭

合謀將以伐我故公往會而弗遇此固衛侯之失信然亦見公以弑逆為諸侯所棄也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于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夫子以世人未達幾之理也復于繫辭賛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夫桓公身負弑逆之罪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與易相契聖人

深為萬世之戒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為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書侵伐我鄙而以來戰為文者見彼曲我直我有辭也左氏載其事曰鄭世子忽有功于齊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葢以齊衛嘗胥命故也夫我則有禮而彼反興戎故特變文曰來戰于郎郎魯地地以

魯則魯與戰可知矣而不出主名者三國非義加兵于我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此鄭主兵而序在齊衛下者名雖因鄭而事實本齊齊侯知魯援紀無所發怒故擻鄭而嫁其禍于魯也夫魯桓有弑逆之罪三國黨之而不問乃區區以魯班為討此聖人所以深罪之

春秋集註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信

春秋集註卷六

宋 高閌 撰

桓公三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即齊侯衛侯鄭伯也而書人者聖人惡三國之不能討弑君之賊以正人之國而徒殘民焉以逞其欲則此盟不足為神所聽故前書來戰此奪其爵與公

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事義參見聖人之意深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立四十三年世子忽立是為昭公而不終于位自是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攷之其存心處慮見莊公之積不善知其必有餘殃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怨鄭久矣恨力不能報耳祭仲鄭之權臣也君之廢置盡在其手宋公誘而執之使廢嫡立庶者蓋欲鄭之償吾賂故爾祭仲身為鄭卿國之安危所繫不能慎重輕出其國既見執于宋則當盡死節以拒宋乃所以報國也今就執而突遂歸忽遂出則是祭仲納突而逐忽其廢置之權在祭仲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氏因以為可與權豈不異哉雖然亂鄭國者實由宋公故春秋奪其爵而貶稱人也祭仲

稱字者非賢之也以天子之命卿故字之也春秋尊王命貴正卿乃所以大祭仲之罪而深責之也

突歸于鄭

突自外入簒其兄而曰歸者見祭仲已立之也不曰祭仲立突者聖人原其情實自宋公逼之若書祭仲立突則罪歸祭仲而未見祭仲之本意故蒙上文而書突歸于鄭以見宋公擅立諸侯之罪突外假彊大之勢簒兄而自立故不書公子言不可以有國也

鄭忽出奔衛

忽不稱爵者未踰年也若稱子則已葬矣其稱鄭忽以國繫之明其正也旣立出奔而名之者見其失國也忽不能自固其位以至于亡由不能自固而進退之權在祭仲仲旣被執故突歸爲已立忽出爲失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盟謀定鄭突也故宋公爲主柔魯大夫之未命者

叔蔡侯弟也凡異母弟曰叔季許叔蔡季紀季皆諸侯之異母弟爾諸侯之弟國而字之言與君同體也魯柔蔡叔敢與諸侯抗盟亦宋公陳侯自取之也春秋凡陪臣專征伐盟會者據左氏之文有禀其君命者有不禀其君命而自出者而經無明文以别之盖以當時陪臣非自己之專君命即輔其君以專天子之命聖人皆不與之也昔人論春秋無賢臣以為諸侯之視天子猶父也陪臣于諸侯亦猶子之于父則

其視天子猶祖也人子孝于父者必欲其父孝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則忠孝兩全矣今陪臣皆強公室而弱王室是弱祖而強其父也佐諸侯以敵天子是佐父以敵其祖也貽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雖不自專惟輔其君一以專天子之命是亦挾父而叛其祖也春秋惟一管夷吾爾而猶若是謂之無賢臣也宜哉

公會宋公于夫鍾

宋公以立突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宋公怒為夫鍾之會以謀之會者外為主公宋出也故往會宋公因為之請平焉盖十年郎之戰由鄭忽也故公怨忽而助突可謂喜于助亂者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我地宋公不與鄭平必欲得賂于是公又為闞之會復為突請焉嗚呼公為鄭之意亦可謂勤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按經文公穀作紀侯左氏作杞侯此從公穀

曲池我地尋隱二年密之盟也紀有齊難故公尋舊盟以篤好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宋公連燕人將以討鄭故公復往會而為

之請平因與之盟也入春秋以來燕未嘗預中國之會亦未嘗交玉帛之使也其孤特僻陋可見于此矣幸而穀丘之盟與中國通曾未旋踵而反伐所與盟之國是以春秋貶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立七年子免不得立立其弟林是為莊公不書葬者蔡人殺陳佗而立之不正尤甚於衛宣公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用見宋益懈踈公而公強從之不已秖自辱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亦宋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盖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然諸侯臨莅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親

迎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誅春秋之時侵伐盟會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國中以治其民也強大之國則奔走之弱小之國則侵陵之未嘗一歲而無出境之事也聖人悉書之以著其罪于罪之中又為之輕重焉盖當時王政不行天下無王諸侯不從事于盟會則又無以安其國故有相會而謀安天下者有相會而謀侵伐者各從其會以見其事以王法論之凡諸侯去其國家而擅相會者皆罪爾聖人又通以

一時之權而較其輕重也今公區區為鄭而數出會宋宋公亦為求賄而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爾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宋公辭平故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夫宋鄭之事公何必預焉而同惡相濟一至于此

傳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是故謹而日之

丙戌衛侯晉卒

辛而日之蒙上文也重書丙戌必有一誤衞宣公立十九年其子朔立是為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宋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故二國聲其罪以致討其曰伐者討有罪也然宋雖有罪而魯與鄭不容無貶故内沒公而書及鄭不爵而稱師均其罪也

丁未戰于宋

書伐又書戰者宋人之罪雖為可伐然桓公弑兄自立鄭伯簒兄自立其惡均爾鄭既假宋援以簒國及既得國不償宋賂公棄宋和好助鄭興戎是謂凶德參會聖人深惡之故重書戰于宋若魯鄭二國自戰然與來戰于郎同義春秋惡其敢行非義怙終不反故為之盡其辭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因丁未之戰勝負未決故退而各挾其黨以再戰也曷為後日得紀侯齊侯然後能為日也然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而不以鄭宋首兵者蓋齊欲圖紀久矣六年公會紀以謀齊難是年紀侯又來朝欲求平于齊齊人以鄭忽嘗有功于已亦欲伐突故因鄭宋之戰率衛以助宋也魯先已與鄭連兵亦以郎之戰怨齊聞齊人助宋故又率紀以助鄭也聖人微顯闡幽惡不再貶丁未之戰已譏魯與鄭宋矣今

齊紀助兵勢傷夷七國之師故發其罪以為首惡但書及而不書伐者所以深惡七國無名興師交相攻伐其罪均也公既為鄭率紀以敗四國之師遂少紓紀難至十七年乃會于黄以平之燕戰則稱人敗則稱師者背穀丘之盟賣信而沽怨故戰稱人敗皆以衆故稱師也

三月葬衛宣公

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

者稱爵此見衞侯非有急故背殯用兵自取敗績罪不容誅且見魯人不廢喪紀因以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大水

九疇以五行為本五行以水為本是民一日非水不生也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絶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而水旱不能為之害

何者經界既正則畎澮溝洫川遂之屬徧乎阡陌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導入河入江至于海盖以決之而不為災也或天時久旱則于溝澮川遂之間遮引其水以為灌溉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汚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平而不治于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為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

廢而生民受其大患無以拯濟之也春秋書大水者八而此獨書夏者又見其害于耕也

秋七月

冬十月

義見九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公與鄭伯皆有簒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聖人之治天下苟可以防患者無不備也冰可以達陽和之氣又足以禦暑豳風七月之詩周官凌人之職可見矣今書無冰則非特見其時燠之異而凌陰無所藏又何以為備乎凡不宜無曰無

夏五

先儒謂傳疑也聖人作春秋為萬世法豈有傳疑者乎後之傳者或脫月字或誤加五字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修曹之會也夫鄭伯以不正簒其兄又數出會以伐人之國今遣其弟以盟于弑逆之人罪何如哉且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也語為子人氏實達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矣曰來盟者來盟于我彼欲之辭也曰涖盟者往盟于彼我欲之辭也鄭魯既同惡又相疑忌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春秋記災不記火災者天所為也火者人所為也天所為故謂之變而記之人所為則被其災者乃火之性爾何足記也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象也宗廟之事君躬耕夫人獻穜稑之類以共粢盛今御廩災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于此矣

乙亥嘗

新穀收而遇災天意可見矣豈可遽用其餘以嘗乎且始穀而嘗嘗者物成之祭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未

當嘗而嘗已為非禮況因災之餘而遽以祭之是不顧神靈之享否為具而已矣此見公無恐懼之心不恭孰甚焉且人君將祭必前期齋戒有司各謹其職今壬申乙亥相去四日爾不成乎齋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此諸侯之師也累數者也加以焉著宋首惡也夫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好惡者

也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旣又求賂無厭深怨突之背己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于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之夫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宋公之罪斯為尤重故加以焉以者行其意也四國助宋興兵不道之甚故皆貶而人之貶四國則病桓可知以十二年十三年之戰魯實為之故也然而書伐者鄭亦有罪焉爾

春秋集註卷六

春秋集註卷七

宋 高閌 撰

桓公四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君取于臣謂之求可乎曰不可然則此何以書求曰

譏天王之無王道也所謂桓無王者豈獨桓受其貶

乎有王而曰無焉天王之惡亦大也弒君之賊不惟

不誅之又數聘之今又命大夫有求于彼焉斯不王甚矣昔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魯因是而僭乘天子之車故子家駒數魯之僭曰乘大輅詩人頌僖公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此天子之車也按天子五輅見于周禮與顧命所用不同左傳成二年鞌之戰公賜三帥先輅三命之服則魯有天子之車輅矣周世既衰諸侯不共貢王府車輅不足於用故命使就魯以求之斯見王室衰微而不足諸侯僭竊而有

餘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他立至莊三年始書葬者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喪禮不備未成葬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因往

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假宋之援以弟簒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為仲所覺故避仲而出奔聖人因其出奔故書名以絶之然突之出奔非國人絶之也止避祭仲爾雖然前年蔡人從宋伐鄭而突也曷為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不得已也蔡之于突實無憾爾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鄭伯既没而忽猶稱世子者

何也忽之出奔但不能自固其位爾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冢嫡當嗣也不曰復歸則無由知其嘗有國也夫突假宋之援以篡兄之位既得位而遽伐宋是已與宋絶矣祭仲本立忽但偪于宋而立突突既絶宋復欲殺仲又不自安而出奔故世子忽得祭仲之援安然而復歸也然忽雖世子當立鄭人不君之觀鄭詩所刺則其不肖可知故終始名之春秋諸侯及大夫出奔或見執者其反國

也或書歸或書入或書復歸或書復入此乃原情定罪輕重之差也凡書歸者易辭然未必盡善凡書入者難辭然未必盡惡復歸者已絶而復歸又易于常之歸也復入者已絶而復入又難于常之入也若夫善惡之制輕重之義則不可一槩求各繫其事也凡書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乃在于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則其重專在于納之者矣明乎此則皆可以類而推也

許叔入于許

許自隱十一年三國入許之後遂屬于鄭東偏今莊公既卒鄭伯既出奔矣而世子忽復歸故歸許叔于許以為援然不曰歸而曰入者入難辭也明忽不足恃也且許先王之建國也叔不能仲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以復先君之宗社而乃乘鄭亂而得歸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譏之然而字而不名者明其為莊公之異母弟云爾且叔實無罪若

書其名則與篡者無辨此春秋别嫌明微之義與齊小白陽生之入異也

公會齊侯于艾

魯嘗與齊絶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為鳥獸之行而桓公彭生之禍兆于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纍數者何班見也僭也夫來朝者必其君也而稱人者為天王崩不修臣子之禮以奔其喪而簒逆之人人皆得而誅之反相率而朝之故也夫以三國羣衆之多可以討其簒逆之罪今乃旅朝焉故以夷狄書之而魯侯晏然受諸國之朝不待貶絶矣葛本伯爵先王之建國以其微弱故居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前曰歸外恃宋内恃祭仲也今曰入宋怒而仲死也

櫟者何鄭之别都也突自此至莊四年㑹于垂稱鄭伯二十一年又稱鄭伯突卒則自入櫟之後遂能有鄭而忽自復歸春秋不書聖人之微意可知矣忽為世子法當為君而為權臣逐之支庶簒之孔子雖罪其無君人之道然嘗與之為世子焉嫡庶之分不可亂兄弟之倫不可踰也突有大臣之應鄰國之助簒兄之位而竟立為君在位二十餘年雖曰不正而以忽不肖之故國人君之諸侯納之故書鄭伯斯可以

見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他人得以取之矣書入者亦
見其義不容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伐鄭者何伐忽而納突也突無道簒國諸侯當伐突
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
始納突反為突所伐今又復連諸侯為突伐忽無道
之甚不可勝誅故不直書會伐鄭者宋知納突為非
義而疑之故以會致三國三國既會乃始謀助突故

先書會襄而後書伐也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夫忽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何疑之有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此春秋之所非也四國伐忽而齊不之救所謂卒以無大國之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今在其國非會也是亦朝也然大無朝小之理故亦書曰會蓋去年裒之會欲伐鄭而不果故此會復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與曹謀而曹人不肯今又與陳侯同伐盖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也宋初伐突者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于宋故宋公連年伐忽以入突以此言之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故以宋為首惡蔡入春秋以來與中國盟會侵伐未嘗居陳衛之下自此伐鄭之後陳衛常處其上何也盖蔡國迫于楚于是始服屬于楚聖人惡其首去中國

即夷狄故抑之而處于陳衛之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見公勤勞于鄭也公身為弑逆又興師動衆連結諸侯遞年伐鄭以亂人之嫡庶豈亦自為地乎故書至以罪之

冬城向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也見公本不以誠信結諸侯惟以詐偽相盟會雖與四國之君同伐人之國而其

心常恐他國之人加兵于己是以驅其民先城向以備之下書十一月則此乃十月農功尚未畢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譖其兄伋因并壽殺之旣立之後驕而無禮二公子之黨怨之朔懼而出奔天王因治其舊惡而廢之遂立公子黔牟為衛侯聖人于朔之出奔也特名以絶之葢春秋之法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

禍者皆生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觀衛風二子乘舟見國人哀思伋壽如此是以知朔之不安其位衆心去之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黄齊地此盟本為紀也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旣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我地與蔑之盟同彼來而我及之也夫魯自七年伐邾之後至十五年邾人來朝蓋畏公之彊也至是來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故耶觀下文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與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此

書及齊人戰于奚蓋罪魯也不書敗者蓋魯敗也奚我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立二十年其弟獻舞立是為哀公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之弟即獻舞也蔡桓侯無子莫知誰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陳今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于經為順于是獻舞因陳之援而歸故書自陳歸于蔡以

見其順而易也凡書所自之國者彼國有奉焉而此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為有罪矣而獻舞之歸内外無難與他歸者異故書字以别之

癸巳葬蔡桓侯

季歸不踰月而遽葬其君者必有他嫌故爾既乘喪而歸必欲得王命于是託以奉王之意不敢僭謚僭爵而請于天子故天子賜之謚曰桓侯也聖人因而書之以正名分且見諸國稱公者皆臣子之私謚也

自周以前天子諸侯皆無謚也自文武之後周公始制其禮然書稱齊侯呂伋魯侯伯禽豈有謚哉及召康公之後諸侯始有謚矣然皆從其本爵而謚之書稱平王錫晉文侯是也由平王以降諸侯皆不請謚于天子自僭稱公而名分始不正矣夫私謚稱公公謚稱爵舉一是則諸非可知春秋之法因貶見褒因褒見貶皆在于言外故讀者不可不精心

及宋人衛人伐邾

此見桓之無信也夫春與儀父盟于趡宜其復通前好矣今乃自背其盟同宋人衛人伐之是誠何心哉夫宋人者豈非弑君之黨乎自宋督弑君而賊猶未討也夫衛人者豈非逐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逐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弑君逐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之鄰國則公之惡不容于世矣聖人不書公而止書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人衛人伐邾者魯侯也不必斥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按長歴是庚午而不書日者因舊史也凡日食皆所以警懼人君而先儒以為正陽之月則忌嗚呼豈有他月而不忌者哉後世人君不知畏天而無戒懼之心者其此言也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此復書王者聖人憫當時之亂使弒逆之人卒無明

天子賢方伯討之安然久居其位故于末年書王以謹其罪且著弒逆之人雖不見誅于即時當見誅于歲月不見誅于其生當見誅于其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萬世此聖人于桓末年書王所以為後世之戒也

公會齊侯于濼

艾之會黄之盟公雖復與齊通好而繼有奚之戰而此濼之會公不悟者蔽于姜氏故也公之悖亂取弒

足以為後世之戒矣是會也夫人預焉而不書者公初不與夫人偕行既而夫人自魯來會齊侯而公因與之俱如齊也然則公非王事而出境遠會又數失信是乃所以自取禍爾未可以専罪夫人也濼齊地今濟南府有濼水是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不言及而言與者春秋之法以内及外以上及下以尊及卑以中國及夷狄皆以及者為主而與者不相

屬之辭也今公不能制姜氏乃與之同如齊故變文示法以不相屬之辭書之以見公之如齊非公之志夫人之志也書與以示夫人之志者明弑桓之罪在夫人也其曰遂如齊者以見公本會齊侯于濼以夫人繼至遂與以偕行公之所遂遂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侯與姜氏通公謫之姜氏以告齊侯齊侯使公子彭生賊公書曰薨于齊而不書所薨之故不忍言也

所以養臣子之志而厲忠孝之心也夫桓公弑君而篡其位卒不免見殺于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魯君爾不討其弑隱之罪也故聖人亦據而書之所以絶篡弑無已之亂也葢桓公雖弑立而齊嘗與之盟會與之侵伐與之婚姻平居相好稱爲鄰國若忿怒相殺則曰吾討賊矣是啟亂召禍開相殺之門故聖人原情定罪不以弑賊討之所以豫防無已之亂也公薨于他國則當書其喪之至然桓公

内不能制其夫人外見殺于齊侯生而往死而歸魯國臣子之心宜何如哉喪在于外必至于内然後能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何則濼之會不書夫人出者以遂如齊見之也喪之至不書夫人入者以孫于齊見之也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

十七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公子亹是年秋

子亹會齊侯于首止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于是祭仲立昭公之弟子儀為君而春秋皆沒而不書者以突為鄭伯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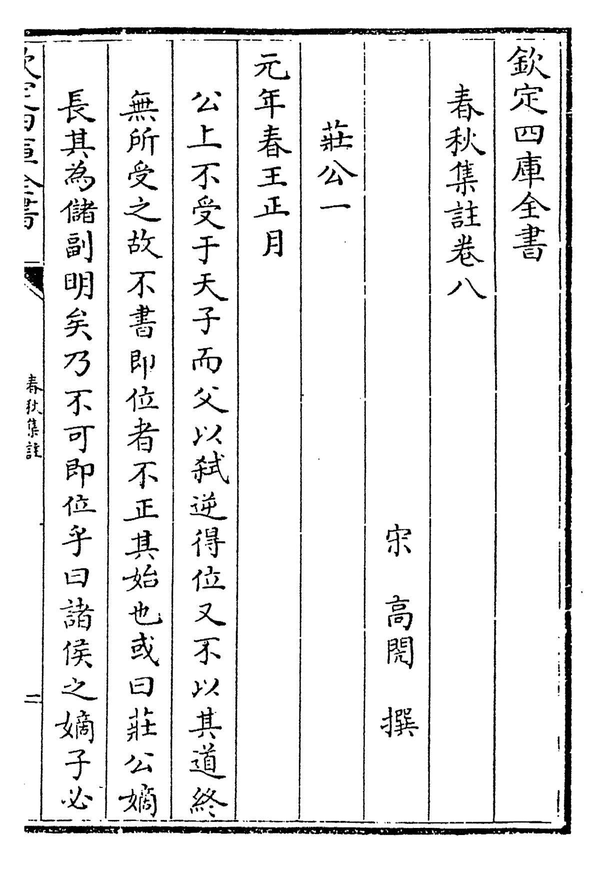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稱我君别外喪也九月而葬慢也闢土服遠曰桓此魯之臣子私謚也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為人臣子而不能衛其君父乃至見弑于人又縱賊不討忍恥以葬之則雖葬猶不葬也故必待賊

既伏誅然後書葬所以少寛臣子之責而示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也今桓公見弑于齊春秋不著討賊之文而遽書其葬者此春秋之變例聖人之微旨也蓋春秋責臣子以討賊者以為可討而不討也至其所不能必討者聖人亦無責焉忠恕之道也夫以魯視齊齊為強又非魯之臣如欲討賊則必至于侵伐以傷其人民爭奪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讐未必能復而先君之土地先已危亡無辜之人民先已殘賊則

其為害于我又有甚于不討賊之恥也況擅動干戈以伐人之國王法所不容矛故魯之臣子聖人非不責之但責以其君見殺于他邦不責其必討強齊此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難而深慮危亡之必至也

春秋集註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八

宋 高閌 撰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公上不受于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者不正其始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乃不可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

誓于天子而後稱世子世子又必命于天子然後為諸侯安得擅有其國而自即諸侯之位耶

三月夫人孫于齊

魯君及夫人出奔聖人皆婉其辭而書曰孫孫者謙避之名若内不見容而去不復返也若昭公哀姜是已今夫人往來于齊魯之間數矣此豈出奔也哉蓋夫人嚮與桓公如齊公以故遇禍今及練期又不奉其祭祀遽出境以從讎其無恩于先君甚矣男女辨

姓人之大倫夫人之行無人倫矣故聖人因其如齊特去姜氏而書曰孫葢嫉之之甚也其不替夫人之號者示子無絶母之義也是時公年十有四矣齊人既歸惡于彭生而魯之大臣往往畏齊且以夫人之故不敢明言于公而公亦未之察焉所以公與夫人母子如常而夫人數如齊公亦數與齊侯會而不知其惡已播于萬民矣

夏單伯逆王姬

王姬下嫁諸侯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姬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蓋莊王命魯主婚故也魯之先君為齊所弑不能訴于天王已無臣子之道且天王豈不知魯有大喪自可因而辭之乃遽使單伯往逆焉在諒陰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廢經常之事而為創見之舉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

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于不義也春秋恕天王之過而責魯尤深故不書單伯如京師而直書單伯逆王姬猶曰魯自逆之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特為王姬築館者以公為之主則不可于公之寢又不可于魯之廟故特築館以遠嫌也且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太早計矣于外者不在魯國宮廟之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初立正在桓王時至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簒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夫寵簒弑以瀆三綱是無天道故去天以示貶或曰天王之惡莫斯甚乎曰春秋之義以明微也殺弟及

出居則覲文而見義至于錫桓公命則廢大義滅人倫與葬成風同蓋臣弒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若不異其文則無以見其惡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禮

王姬歸于齊

夏逆秋築館而冬始歸所以遲遲者魯知其不可又以夫人之故不能自克故也且書逆書築館而不書歸則無以見其事之終矣姬不稱伯季尊王姬也紀

季姜特書者以王后故謹其辭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齊特恃衆迫而遷之且見紀力不贍猶謀所以存國也夫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黄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陳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謚之罪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據二傳於餘丘邾邑也邑而曰帥師伐者誌慶父之得兵權故大其事若一國然也莊公幼年即首以慶父主兵柄卒致閔公之禍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之以誌亂之所由為後世戒也魯在春秋中君弑者三其賊未有不得國之兵權者蓋慶父翬遂是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記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莊公忘父讎而為之主其婚今未及朞而卒又從而為之服可謂盡禮于仇讎而無恩于先君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而反國不書者魯人不受也不以夫人録也不以夫人録而此夫人之者子母之義也夫人而氏

之者貶不再也是時公幼未習國事故夫人得以託

國事而出會齊侯也

乙酉宋公馮卒

觀宋莊怙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其國與子有以知

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

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夫衛朔出奔齊齊人欲納

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為侯矣魯輒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為人臣子而所為如此故貶而名自公孫玆不貶矣原註

事在僖公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謚之罪

五月葬桓王

平王之崩求賻于諸侯然後克葬至于桓崩七年乃

克葬者盖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也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自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略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齊強國也圖紀久矣而紀謀所以存國之道亦備矣今紀侯自度滅亡無日天王必不能正鄰國必不能

救與其絶祀殘民生受屈辱孰若使季以酅為附庸以事齊庶幾宗社之不隕也此從權以紓一時之禍不得已之甚所以謀存其國可謂切矣槩以王法則紀季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侯不由天王之命納人之邑均有罪也故書入以示義季不書叛已原其有兄之命矣而又字之何也明其為紀侯之異母弟也且析地而去國降志以事讎此非紀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紀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郎

郎我地之近齊者夫紀魯婚姻之國也今齊欲滅紀先遷其三邑而季又以酅事之其國垂亡而公以伯姬之故雖有救紀之心而不能決往但次于郎以示相親恤之意而已聖人以其終不能救也故但書公之所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且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併矣是以聖人惡其見義不為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禮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也非夫人所用而用之者蓋為名而已矣名為紀故而享齊侯實乃行其私意也然春秋之法責婦人輕覿猗嗟載驅南山之詩亦豈嘗專刺文姜哉唐之武后非無才智也使高宗能刑寡妻以御家邦則武后之惡未必至斯也以高宗身不行道是以至于此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豈以紀滅亡而伯姬憂憤所致故歟

然此不記其卒則無以見下文之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將滅紀恐陳鄭救之故求于二國結其驩心先遇

于垂使紀失其援也此鄭伯即突也或以為子儀則

非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

稱爵以其實不能君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

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書鄭伯即突也其始終稱伯不沒其實也雖有篡兄之惡君子以其納王之功蓋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國也按齊之圖紀固非一日先以兵遷其三邑志固在于滅矣紀量力之不支無以為計遂使季以酅事之夫紀地不過百里而去其四邑則地幾盡矣今齊方與陳鄭遇兵未加

于其國而紀侯不暇葬其妻遽委之而去此何理哉夫為國君者死社稷不以難去今紀無内難但為齊所逼而敵猶未至境也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勵其臣民固其禦備而為之守上訴于天子近赴于鄰國求我之援不幸而力不足則亦死之可也惡有先自委其國而去之者哉先儒以太王之事擬之過矣太王為狄所侵雖不得已而去亦非敢自擅也在詩有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盖先奔告于天子然後邑于岐山之下故民從之如歸市也今紀與齊同為天子守土之臣而齊人亦豈以狄人自待哉春秋之作所以明微齊之滅紀其惡易見紀侯之去其罪難知是以聖人不書齊侯滅紀而專罪紀侯之去也先儒以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此尤害教之甚矣復讎乃亂世之事況以九世乎漢武帝因此而雪平城之恥興大兵伐匈奴連歲不已天下彫弊戶口減半嗚呼不達春

秋之旨而貽萬世之禍者其此言也夫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紀伯姬以示己之恩以盖其迹甚矣齊人之多詐也其容紀季似義其葬伯姬似仁聖人皆不沒其實焉凡書葬者臣子之事今斥齊侯則非所葬而葬適所以為愧而以伯姬為義弗受也且紀侯畏禍迫己急于去國雖其妻在殯亦不暇葬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旣不能救

其國之亡則當往而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為名聖人亦以此罪魯所謂文起于彼而義見于此也春秋書紀之亡見聖人有睠睠不忍之意焉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言公及齊人者即齊侯也貶而人之惡其賊吾君之父通吾君之母也夫齊侯自

元年以來見于經者數矣何獨于此焉貶曰前此欲著文姜襄公宣淫而無忌憚文勢不可云齊人今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莊公父為齊侯所殺母為齊侯所通而乃越境遠出而就之狩且狩以奉宗廟者也與人共之猶且不可況其親之讎乎為人子而忍情如此故不沒公而書及所以深罪之

五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會非也享甚矣如又甚焉會享猶假禮而行也如則無名焉況齊侯在師中而夫人如焉不書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二人者宣淫于衆殊無愧恥矣葢自是夫人之出無復以月日紀也

秋郳犂來來朝

先王之制諸侯有相見之禮無相朝之義而諸侯見諸侯自稱曰朝者謙詞也非禮之正也故春秋書朝

者皆兩罪之也今郳犂來特邾之别封最為微弱而能親附大國厥後數赴中國諸侯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盖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昔子服景伯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于禮如此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如齊魯宋衛以列國為天下望而日以敗亂盖有愧于犂來矣故經文上下所書無復有人之大倫故書郳之來朝相形于中以示譏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朔譖其兄使至于死而盜其位此其罪大矣然而以其父命之諸侯莫得而討也天王治其舊惡而廢之斯得宜矣而諸侯乃舉兵強納之悖抗王命不臣之甚故貶而人之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不言納朔而書伐衛者衛亦拒王命納朔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見王命不行乎諸侯也夫衛朔有罪王命絶之而諸侯乃共納之是逆王命也王人雖微以王命救衛

而稱其字是善之也善子突則以尊王命故也尊王命者所以重諸侯之罪也然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善之曰天下方亂賤奪貴少陵長而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綱紀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同類相黨上逆天子之命前雖貶而人之猶未足以著王所為之是也故復託正于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然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亦可醜矣是以不書天王之

使子突也雖然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已見王室之微矣字王人而人四國則公之惡又從而可知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始朔出奔名者以王命絕之也今入于衛名者其位已絕又藉諸侯之力抗天子之命强入其國故也入者篡辭以其逆王命故也王命天命也天其可違乎違天逆理故朔終始名以重絕之而諸侯之罪亦不容于誅矣夫諸侯之罪旣不容誅則子突不能救衛

從可知也朔既入衛黔牟遂奔京師

秋公至自伐衛

螟

螟食苗心者以災故書

冬齊人來歸衛寶穀經文公穀作寶左氏作俘此從公穀

此春秋結正諸侯之罪也初朔之奔也齊侯容之其入也又齊侯連諸侯納之故朔賂齊以其所寶而齊侯不自以為功又以分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

歸衛寳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其首誅也左氏以寳為俘俘軍獲也軍獲則非受衛朔之賂矣

春秋集註卷八